

## 第六回 拷逼掌珠 怒傷切戚

詩曰：

妒花風雨便相催，骨肉參商起禍胎。

任彼名花多嫵媚，可憐芳骨聽沉埋。

柯爺將錦箋接過一看，見是四首《玉人來》七絕詩，下寫“登鰲氏有所見題”，暗想：“登鰲乃宣家小畜生的名字，這詩一定是他與寶珠在書房密約定盟，故借《玉人來》為題，發泄他胸中私情。寶珠收藏不謹，也是天網恢恢，今日敗露。平時與我嘴硬，我看他今日還賴到哪裏去！這敗壞門風的小賤人，若不早早處死，以貽後患。”想罷，怒氣沖沖拿了錦箋，趕至中堂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喝令丫鬟：“速速將寶珠這小賤人，喚來見我！”丫鬟答應去了。秀林見柯爺大惱出房，必與寶珠不得開交，心下大喜，也出房，閃在一旁去冷眼觀看。見柯爺又命丫鬟取出許多家法，擺到地下，還有三般利害東西：一條麻繩，一把快刀，一杯藥酒，分列桌上。柯爺好似個活閻王。坐在上面，只拍著桌子亂叫：“寶珠小賤人快來！”秀林閑看，好不開心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寶珠自被父親逼歸，又在秀林房中百般羞辱，心下又氣又惱，悶悶出房，來到夫人這邊，請過母親的安，又將父親逼歸的話，向母親說了一遍，只氣得夫人眼淚汪汪，又與女兒痛哭一場，叫聲：“姣兒呀，我看你父親待我母女這等光景，將來我母女不知死於何所！”寶珠聽了母親這番言語，好似滾油煎心，越發哭個不住。倒是夫人止住淚痕，反安慰寶珠道：“你也不必過於苦壞身子，你我母女聽天由命，你且回房安歇罷。”寶珠苦吟吟答應，帶了如媚、如鈎，轉身回房，悶坐在一張椅子上，癡癡呆想。如媚送一杯茶擺在桌子上，總擺冷了也不曾喝了一口，直至送了晚飯進房，氣得食不下咽。無奈身子被這一日氣苦，有些撐持不住了，打點解粧安寢。慢慢站起身來，叫如鈎來扯上蓋衣服，忽然想起袖子內有一幅錦箋，忙用手在兩邊袖內細細一摸，毫無影響，不覺大吃一驚，又不好叫丫鬟出房四處找尋。暗想：“這幅錦箋若遺失在姨丈家還不致緊要，若遺失在我宅內，倘落於秀林之手，我的性命就活不成了。”寶珠想到此處，又恨又怕，自己叫著自己名字道：“寶珠，寶珠！你好自不小心！這一幅錦箋不致緊要，卻有宣家姨兄的名字在上，被人看見，豈不是無私而有弊！這一場風波若起，很不小呢！我寶珠一死不惜，只可憐捨不得年邁母親，兢兢無依，到後來倚靠何人？”由不得一陣心酸，將衣脫去，除下晚粧，走近床前和衣睡倒。氣一陣，哭一陣，怕一陣，恨一陣，弄得一夜不曾合眼，只是夢魂顛倒。直到天亮，起身下床，梳洗已畢，略用早湯，還是心驚肉戰。正在癡癡呆坐，忽見秀林房中一個丫鬟急忙忙走來，叫聲：“小姐，老爺坐在中堂，立等小姐說話。”丫鬟說罷自去。寶珠一聽丫鬟說是老爺相請，已唬得魂不在身，知是錦箋事發了。欲待不去，其情跡更是顯然；欲待就去，又怕不得好開交。左思右想，實是兩難。正在心下沉吟，又是一個丫鬟來請。一氣就是三四起丫鬟催促，寶珠越發著慌，把心一橫道：“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。是禍是福，聽天由命便了。”想畢，站起身來，也不帶一個丫鬟，獨自出房。走至中堂，見父親坐在上面，圓睜怪眼，怒氣沖天，地下桌上，不知擺些什麼東西，心下也有些害怕。走至上面叫聲：“爹爹萬福。”柯爺一見寶珠到來，免不得氣沖牛斗，喝罵一聲：“寶珠，你這小賤人！你做得好事，你還來見為父的麼？”寶珠戰兢兢問道：“女兒乃宦室名姝，素嫻閨中之禮，有什麼不好的事貽羞爹爹麼？”柯爺冷笑兩聲道：“好個宦室名姝！竟敢於弄月吟風，私奔苟合，敗壞為父的聲名。你還不知罪麼？”寶珠道：“女兒乃不出閨門的女子，有什麼吟風弄月，私奔苟合？女兒不知犯的什麼罪？”柯爺怒道：“你還在此明知故問！只怕今日就不能容情於你了。”寶珠含淚回道：“爹爹呀！常言捉賊見賊，不可聽信別人挑唆。平白栽害女兒，於心何忍？”柯爺喝一聲：“小賤人住口！你說拿賊見賊，為父的就還你一個實證。”說著，就把錦箋向寶珠臉上一擲道：“這不是你在宣家回來，從袖中帶回情人詩句？遺失在地，被為父的拾著，可是人賊現獲？你將宣家小畜生，在他書房與你如何調戲，如何訂盟，如何吟詩，快快從實招來！若有一字支吾，少不得以家法重處！”寶珠拾起錦箋一看，知是袖中遺失之物，也不抵賴，道：“錦箋實是宣家姨兄書房中擺著的，女兒偶然檢出一看，因見爹爹進來，是女兒藏於袖中，怕爹爹責備。臨來又忘卻丟下還他，故無心帶回家中，誤從袖內失落。也不知爹爹拾著，別人拾著？這是女兒實供，並不隱諱。若有私情，任從爹爹加責。似此，不能入女兒之罪。”柯爺見寶珠回得伶牙利齒，十分動怒，喝罵：“無恥賤人！你做下不顧臉面之事，有憑有據，還要抵賴。不打怎肯直招！”說罷，惡狠狠的拿著一根門栓，向寶珠身上沒頭沒臉亂打下來，猶如一樹梨花，被一陣狂風驟雨百般摧殘，怎禁得住！可憐寶珠被打得滿地亂滾，頭髮散亂，哭喊連天。柯爺並無矜憐之意，一氣打得百十下，並不住手。只叫：“賤人招來！”秀林在旁看著冷笑，並不勸阻一聲。兩旁丫環，只唬得一個個泥塑木雕，不敢則聲，站在旁邊發癡。早有管家婆報知夫人。夫人一聞此信，唬得魂飛天外，扶病出房，叫丫鬟攙著，一直來至中堂。見女兒被他父親打得十分狼藉，心中好不疼惜；戰巍巍、哭啼啼，向前罵一聲：“狠心的禽獸！我女兒犯了什麼違條大罪？被你下這般毒手打他？我還要這老性命活在世上做什麼？我與你今日就拼了罷！”說著，就一頭向柯爺胸口撞去。柯爺不防被這一撞，心下大怒，喝一聲：“老不賢，你養的這等沒廉恥的女兒！平日不加教訓，今日做出醜事來，還來護短，與我拼命。”夫人哭道：“我女兒做出什麼醜事被你捉住？還我個證見來！”柯爺指著地下錦箋道：“這不是女兒與你姨侄做的勾當！還要什麼別的憑據麼？”夫人道：“女兒好好坐在家中，又是你叫他拜什麼壽，分明你們安排牢籠，害我的女兒呢！”說罷，兒長兒短哭個不住。柯爺很不耐煩道：“女兒你不能管，我也不能管女兒嗎？”說罷，拿起門栓來又打。夫人見打得更兇，狠命的向前來奪門栓，被柯爺將栓一掃，把夫人掃倒在地，打了腰膀，疼得夫人掙也掙不起來，還是兩個丫鬟用力扶起夫人，扶到一張椅子上坐下。夫人又是疼，又是氣，又是苦，望著柯爺毒打，只叫：“打死我女兒，我與你這老畜生不得好開交的！”柯爺也不聽夫人一旁言語，只將寶珠打個不住。

此刻，寶珠已打得奄奄一息，又是秀林假意出來做好人道：“你只憑一幅錦箋，將姑娘治於死地，姑娘死得不明不白，夫人亦未必肯心服乾休。你要拿這錦箋去問宣家小畜生，這四首《玉人來》詩，可是他做與你家姑娘的？他若招認，便不用下問，就請教他父親，縱子敗壞同官的門風，污辱閨女的名節，他在文市也說不過去。他捨個兒子，你捨個女兒，方此過直來。你去想一想，不是這內亂扛的。”

柯爺見秀林言之有理，就頓住門栓，點一點頭道：“我就把小賤人交與你看管，候我問了宣家小畜生回來，情真罪當，我亦不打下他，桌上刀、繩、藥酒隨小賤人用哪一件，早去脫生，免在世上活現形！”柯爺說罷，丟下門栓，捨下地下錦箋籠於袖中，忙去整冠束帶，也不用轎子，只帶了兩個家丁跟隨，氣沖沖直奔宣府而去。

這裏秀林又假意叫丫鬟在地下扶起寶珠，倚在一個丫鬟身上睡著，取了姜湯灌下。寶珠悠悠甦醒，只叫：“疼死奴也！”秀林又向前安慰夫人，夫人不辨妖妾真偽，反感激秀林。這都不在話下。

且言柯爺一路來到宣府，也不用人通報，直奔廳中而來。正值宣爺偕著裴爺在那裏閑談，忽見柯爺氣沖沖的大踏步上廳，大家只得起身相迎，見禮，分賓坐定。有家丁送過茶。茶畢，宣爺道：“今日柯年兄到此，有何不豫之色？”柯爺道：“家醜難言，說起來令人羞死。”宣爺吃驚道：“請問襟兄，有何難言之事？”柯爺道：“你我兩家做親，禮犯嫌疑，不做就罷了。你家令郎胸中總丟不下我的女兒，還百般勾誘。你令郎壞我門風，可有這個禮兒？”宣爺大驚道：“有這等事？我家畜生勾誘你家令媛？是什麼時候？是在哪個地方？還是襟兄目見的，還是耳聞的？”柯爺道：“就是你襟兄大壽第二天，在你書房裏做的勾當。”宣爺聽說，一想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襟兄之言差矣！賤辰第二天，是小弟帶了小兒出去謝客一天，小兒並不在家，怎麼引誘令媛？”柯爺見宣爺不認帳，怒道：“你說令郎不在家，怎麼有個憑據是你令郎筆跡？且情事顯然，難道我冤賴你令郎麼？”宣爺見有憑據在他手裏，心下犯疑，也假怒道：“憑據在哪裏？”柯爺忙將錦箋取出與宣爺一看。怎生處治登鰲，且看下文。

---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